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苑珠林卷

六十一

詳校官中書

臣沈鳳輝

檢討

臣

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

臣張慎和

謄錄監生

臣方汝觀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六十

唐釋道世撰

懲惡篇第四十六

迷意部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誠根識昏沈宜恒警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傲不可長若縱傲高彌增愴

慢徒施攻擊無柰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
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興斯三業彌招四趣故書云
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
懷祛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瞽
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靡惡不為故成論云離
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書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錄恨疾不信惡馬難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庶有聞論致序心曲今欲緘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金山窟狐兔所不敢停淳淵澄海蛙龜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策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

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漠漠狀
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
鞭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爾之時生為實
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
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
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

少時意盛壯 為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絕神逝

形骸蕭索

人物一統

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道路不同會見無

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
死則朝亡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歌哭相送往者不
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覩存亡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
佛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如河駛流往
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又出曜經云昔有梵志兄

第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猥闌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

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筭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
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
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
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與
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

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令速擊捷稚今七月十五日受歲之日阿難叉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與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染着
何等名受歲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藏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衆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手執捷稚而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除結無有餘露地擊捷稚

比丘聞當集諸欲聞法人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盡當雲集此

爾時阿難擊捷稚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勅使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當坐草座時諸比丘各坐草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比丘已便勅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

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對是時再三
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
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尊今日不度者度
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為作救護
盲者為作眼目為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
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利
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
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無能

及者汝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佛
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
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為
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竄小下坐得須陁洹必當上及
不退轉法以是之故我不惡責此衆又佛本行經云爾
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
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遙見輸頭檀
王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

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我
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若我
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
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
從坐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衆生信並皆入
道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
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
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

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衆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立為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四衆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又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

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
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卧何故但云一面立答曰為
來故不應行為恭敬不應坐為供養故不應卧又三千
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腳踞牀二不得匍匐上
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足
未淨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咤
暗啗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羣卧五欲起
坐當以時若意起不定當自責本起又卧有五事一當

頭首向佛二不得卧視佛三不得雙伸兩足四不得向
壁卧亦不得伏卧五不得豎兩膝要當拘手歛兩足累
兩膝又卧起欲出户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聲二
着履先當叩蔽三正住着法衣四欲開户先三彈指不
得使户有聲五户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户而出
出不得住與人言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為諸天衆
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
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

國法受糞掃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若在塚間有死人
衣死屍所壓則不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
是名袈裟調伏之法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
尋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一切所須之具
不與女人言論不抱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臂及其牀
座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彈
指是名第二調伏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
腕澡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肘不滿口食亦不

太少若所搏飯不大不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心所受飯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惓望所受數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着不惜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第六不斷草

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革屣襪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
不說心不悵望王者之饌心不甘着不親近於喜鬪比
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
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
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
而得解脫又禰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
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宮嫫女咸皆慙恥怪哉大
惡耶輸陀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舉宮

都被染汙悉達菩薩久已出家今卒生子甚為恥辱時
有釋女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椎胸拍腔呵罵耶
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
甚為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飯王于時
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入
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女問
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陀羅令產一子舉
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

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
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萬九千諸釋悉會
即喚耶輸耶輸着白淨衣抱兒在懷都不驚怕於親黨
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爾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
宜好實語竟為何處而得此子耶輸陀羅都無慚恥正
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我子悉達
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尚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
是諂曲非正直法以此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

苦毒殺害復有釋言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諸人皆言此事寔良即掘火坑以佞陀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怖譬如野鹿獨在園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患徧觀諸釋無救已者抱兒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敬

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為水池自見已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即焦死以今此兒實菩薩子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為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陀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為索乳母供事其子猶如生時等無

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深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異耶輸陀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到其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羅頂即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及以所生子 無有偏愛心

但以手摩頂 我盡諸結使 愛憎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於子生猶豫 此亦當出家
重為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學真道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速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是知高慕友 懲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啟闇冥 釋門光麗景 俗務苦重縈

冀除五昏蓋 方悟六塵輕 自非乘寶輅

何以息燄寧

感應緣

略引
三驗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
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

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
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
衣四人遶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
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
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
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
內既迺坐驢羈於戶外高座主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
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

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
座無以抗其詞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義歎
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
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淡歎伏或問
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勉其身
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戮苞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羣
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
得免焉宋元嘉中卒

右此一驗出
梁高僧傳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人為性疎誕不修細行
好逐流宕歡醺為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
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
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點謂
是垢汙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柰此
殃譴遂改常習反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
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
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覺流

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逮於一負頻感兩報信知
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怠鄉川所歸卒於本
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明律部聽涉勞頓
遂兩目俱暗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業不輟晨夕
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
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襖衣來
覲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

匱中綱食還房怪失衣襟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
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
狼藉滿庭竿扇稱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
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放汝獻感冥報與
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
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
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
知綱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

乃曰既能行福令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彌勤經業卒於所任

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

述意部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疊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剛柔得中違順得性譬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

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含性和平則為嘉矣故羅雲密行以自調故聖讚以美譽提婆麤行以儼惡故衆毀以過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弦以自急故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

如蜜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為有幾法往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興麤心佛言菩薩仁和

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佞偽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衆祐受異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着八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為八事於是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逮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為十一寧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衆生三見於剛強難化衆生立之忍辱四見饑饉人以好美饍而充施之五覩諸恐

懼勸慰安之六若有衆生得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
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戀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
如來廟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常負重擔使
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
如言而不變失是為十事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
見他親友互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為和合命終生欲愛
天隨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娛若有衆生見人破亡為他
抄掠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安

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
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輭深心離一切垢涅槃解
脫猶如在手輭心之人心如白鎔修行善業衆人所信
羸鏹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衆
人所憎不愛不信爾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輭 猶如成鍊金 斯人内外善

速得脫衆苦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輭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鵬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
為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
欲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
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黠慧不欲令
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
無央數劫爾時世有大國王號字薩和達

晉言一切施王爾時

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爾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為居家甚貧狹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可以自濟令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爾乃當行若汝去後其家空乏何以自活兒即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

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
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
作何計兒答母言當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所貸金家
向其主說復欲貸一兩金其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
還我甫復欲索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
以上券爾乃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為
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
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

為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鎖腳婆羅門子語債主言
卿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
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
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
臣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
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喜布施慈
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以
我一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害此非我宜便勅諸臣

不須為備亦勿恐怖但旦嚴出迎逆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勅令踰於我諸臣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勅勿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亡而去彼王大國即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遙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

前相逢便住王問婆羅門子言卿何從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寶還贖母姊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儼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即便蹕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

門子諫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令當相與婆羅門
子言王令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言彼國來
王相募甚重卿令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
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殺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便

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為是王復語婆羅門子言若不爾者便可縛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相知王還復為王不為被害婆羅門子言王審欲爾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言一切施王為他國婆羅門子見縛送人民大小

見王莫不啼哭躡地崩絕劇喪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
即入白彼王前所募亡去王一切施者為婆羅門子所
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即言便捉現之一切施王便前
入宮彼王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躡地而啼
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
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
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
即便躡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令那

得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躡地啼淚而言告勅諸臣促解王縛洗浴衣被着其印綬還立為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遙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為臣禮 不敢復驕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為善師調達卻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字提和羅耶

晉言天人王

和國部

如禪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

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
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
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
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
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
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
喜為作好屋具被蹋蹬敷着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
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

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草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令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為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迎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

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
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
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
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
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
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
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
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
爾時迦尸國王者令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令阿闍
世王是爾時白象者令我身是也由我爾時孝養父母
故令多衆生亦孝養父母爾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
爾

和事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有摩沙豆陳久煮不可熟持着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買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為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即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沙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煮不熟

感折汝家大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腳毛衣好

負重着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爾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着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爾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

然後自當知

爾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蚊蚋毒蟲螫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爾時驢復以偈答言

從先祖已來 行此懣悞法 令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頌答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為汝取婦

共遊林澤中

驢聞輒愛語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麤獷

人畜遠慮

外違常策

內順恒御

萬代揚名

千齡久住

法苑珠林卷六十

音釋

懲

直陵切戒也創也

傲

魚到切慢也

瞥

匹茂切瞥見也

匍

匍蒲胡切匍匐也

手行也

瀛

餘輕切大海也

鞵

則前切鞍具也

厝

倉故切施布也

輟

朱劣切止也

鎬

落合也

切錫也

鑛

古猛切鐵材也

銅

券

區頤切契也

侮

同古切慢也

蹙

子六切躁也

欽定四庫全書

法苑珠林卷六十一

唐 釋道世 撰

誠勗篇第四十八

述意部

夫以立像表真恒俗彛訓寄指筌月出道常規但以妄想倒情汨流固習無思悛革隨業飄淪是以涅槃經云為善清升譬同爪土為惡沈滯喻等地塵良由六賊俱

至十使交縛或比行廁畫瓶或擬危城坏器故將崩朽
宅三火恒然逃隱空聚五刀常逐井河引喻逼形器於
剎那屠肆牛羊切性命於漏刻亦如鼠入脂角至窮何
趣況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而能安忍不生憂悔所以
大聖垂訓法喻所歸止在誠約身心無沿逸慾鑒舉力
勵專征省過但見臨死眼光失落眷屬叢聚對顏難救
嗚呼涕泗慨彼沈淪既矚斯苦何不自誠過由我生改
不藉他猶有微善宅報在人又逢遺法親見三寶脫生

惡道對目莫知由此悲痛無由怠惰矣

誡馬部

如中阿舍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首
佛足退坐一面向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為輕淺猶如
羣羊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
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
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三種法調伏
惡馬何等為三一者柔輒二者麤澀三者柔輒麤澀佛

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馬
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
師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為以幾種方便調御
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為
三一者一向柔輭二者一向麤澀三者柔輭麤澀佛告
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輭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
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
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為柔輭第二一向麤

澀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麤澀教也第三彼柔輒麤澀俱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

柔輒麤澀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
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以
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為
不清淨世尊法中示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佛告
聚落主如來法中示不殺生然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
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誠豈非死耶調馬師白佛
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誠真為死也以是之故我
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又法句

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答曰有三何謂為三
一者剛鈎鈎口著其鞵絆二者減食常令饑瘦三者捶
杖加其楚痛由鐵鈎鈎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
以制身穢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
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為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
患二者以慈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減意癡蓋
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誠學部

如增一阿舍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衆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感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清淨者則不顛倒以無顛倒愚感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成就以成道果豈非

諸法乎

誡盜部

如襍阿舍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止一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云應嗅鉢曇摩華時彼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鉢曇摩池側於池岸邊迎風而坐隨風嗅香時有天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不壞亦不奪 遠住隨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盜香賊

爾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世間名為賊 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 是則名世間 真實盜香賊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爾時比丘為彼天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斷截分陲利 拔根重負去

便是姦姣人 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盜香

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姦姦人 猶如乳母衣 何足如其言

且堪與汝語 袈裟汙不現 黑衣黑不汙

姦姦凶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腳汙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 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為我

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非人與汝 何為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誠罪部

如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孝
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
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此人
不孝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處罰閻羅王

常先安德以忠正語為現五使者而問言第一汝不見
世人始為嬰兒強卧屎尿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
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如是然人神從
行終即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為善自端三業奈何放心
快志造過人答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
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
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一天使也第二閻王復問
子為人時天使次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

世人年老髮白齒墮羸瘦偻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答
有是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常
當為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癡故爾
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
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二天使
也第三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
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衆醫不療不人答言
有王曰汝可得不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聞身强健

當勉為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
爾王曰汝自以為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
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三天
使也第四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亡者
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狐狸百鳥皆
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
汝謂獨免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聞在世間
常為善事勅身口意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

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
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
五閻王復問子為人時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
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削耳鼻或燒其形懸
頭日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
為惡獨可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勅身口
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
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

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
皆受教誡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禪誡部

大法句經偈云

總十
一誡

一誡信

士有信行

為聖所譽

樂無為者

一切縛解

比方世利

惠信為明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欲見諸真

樂聽講法

能捨慳妬

此之謂信

無信不習

好剝正言

如掘取水

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要令不擾

信不染他

莫如斯載

如大象調

自調最勝

信財戒財

慚愧亦財

聞財施財

惠為七財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以不貪

賢者識真

二誠死

所以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生者日夜

命自刀削

壽之消盡

如榮寔水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衆生相刻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禍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為老所逼

病條至際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恒漏臭處

為病所困

有老死患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為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晝夜慢惰

老不止姪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蔽

為自侵欺

三誠殺

為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為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彼亂已整

守以慈仁

見怒能忍

是為梵行

至誠安徐

口無麤言

不瞋彼所

是為梵行

垂拱無為

不害衆生

無所煩惱

是為梵行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普及賢美

哀加衆生

常行慈心

所適者安

晝夜念慈

心無剋伐

不害衆生

是行無仇

卧安寤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在所得利

死升梵天

受樂自然

仁無亂志

慈寂可行

愍傷衆生

此福無量

四誠意

惡言罵詈

憍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爭為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罪苦自追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福樂自隨

隨亂意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為嫉妬

敏達善言

愠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愠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無患

五誠邪

以真為偽

以偽為真

是為邪見

不得真利

知真為真

見偽知偽

是為正見

必得真利

壁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正

邪法為穿

壁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匿不生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悉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近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皎潔

正念常興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增

當思念道

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

吉祥無上

剋已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恒明

生不為惱

死而不感

禍福路分

升沈殊趣

六誠愚

愚著生死

莫知正法

愚矇無智

如居暗室

觸事昏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施行

為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愚慙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人樂寢

憂感長興

昏昏暗室

如蠶處繭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怨讐

罪猶未熟

愚將為觀

至其熟時

自受大殃

愚好財色

晝夜無厭

如焦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被瞋

雖加杖捶

猶不自止

七誠惡

深觀善惡

心知畏忌

畏而不犯

終吉無憂

故世有福

今思紹行

善致其願

福祿轉勝

信善作福

積善不厭

信知陰德

久而必彰

喜法卧安

心悅意清

聖人演法

惠常樂行

賢人智者

齋戒奉道

如星中月

照明世間

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

工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深泉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欣然

斷除五陰

靜思智慧

能自拯濟

顯理澄真

抑制情欲

志樂無為

攬受正教

冀法常存

八誠縛

去離憂患

脫於一切

縛結已解

逍散自安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枯涸

如鴈棄池

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

虛心無想

遠近無礙

度身而衣

不求餘長

省事無為

無所羈絆

制想從正

如馬調御

捨憍棄慢

為天所敬

不怒如地

不動如山

真人無垢

生死世絕

心以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棄惡無著

破壞三界

情色永絕

是謂上智

在聚若野

處染不染

應真所歎

莫不蒙祐

常樂空閑

衆人不逮

快哉上士

天人欽仰

九誡誦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憍放逸

雖誦十言

求名逾著

不如一說

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

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十誠行

人壽百歲

慳貪逾盛

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

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勤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

不如一日

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十一誠口

禰阿舍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更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愚 高慕欣朋儔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誠真 亶亶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興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八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

略引
四驗

晉沙門釋支遁

周沙門釋亡名

周沙門釋道安

齊沙門釋僧範

晉剡沃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觀遁才藻驚絕罕儔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

勤之勤之至道非孜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涓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為寮朗三蔽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自誠云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

旦艸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
虛偽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
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讀誦經足
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
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馱形骸甚於
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
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為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為智者所

以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
役神傷命為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
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亦名息心贊擬夫
周廟其銘曰

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心
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
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
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

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末在本雖小
不輕闕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
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
英賢才藝是為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
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逕終迷修途永泥英賢
才能是曰惛懵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遠
崩塗舒翰卷其用不恒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
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

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
影沈獸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
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
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曠日慚明安夫岱岳固
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馮翊故城人識悟玄
理早附法門神氣高朗挾操清遠乃作遺誡九章以訓
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
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
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
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
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法
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
在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
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

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
潔通於神明淡泊虛白可竒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
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實以小點為智
以小恭為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
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
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
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
誠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

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

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

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

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為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驚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

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

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

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

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

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升斛與世諍利何異僮僕經道

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

浴

其四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

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

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

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為食融銅灌咽如

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自改新

其五

卿已出家

號曰息心穢襦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

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

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

家與世同塵今故誠約幸自開神

其六

卿已出家捐世

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

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

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誠勵宜崇典謨

其七

卿已出

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
飲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
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
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
恩今故誠汝宜各自敦

其八

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

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
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

宜自端情

其九曰

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

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
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
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
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姓李平鄉人也戒德清高守禁
無虧嘗宿他寺意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衆議
共傳說戒乃為法集有僧升座將欲豎義敘云豎論法

相深會聖言布薩常聞擊難為勝忽見一神形高丈餘
貌甚雄峻壅聳驚人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答
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搥之曳之下座委頓垂死次問
上座問答同前搥還將死陵害二三上座已神還掉臂
而出當時道俗共覩非一範師既見斯異乃自勤力兼
策大衆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有病重不堪勝舉請僧
就病人所恭敬說戒闔境僧尼承斯徵誡至布薩日亦

不虧法

右四誠出
梁高僧傳

忠孝篇第四十九之一

述意部

竊聞孝誠忠敬高柴董黯之賢反慢尊親罪過王寄之
逆是以本非親母供則響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光逾
萬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起慢高心反生輕
侮也所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禮寔建國之
前美故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
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

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猶願食藜藿之食為
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若亡父母之恩云何
可報慈深河海孝若涓塵永慕長號痛貫心首俗稱乳
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尚復難報況復如來大悲普洽
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四生長辭八苦永御三乘靜
思恩重豈同凡俗內心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甚
刀割歷劫瞻敬長薦珍羞亦未能報須臾之恩故涅槃
經云佛有一味大慈悲愍念衆生如一子衆生不知佛

能救毀謗如來及法僧

引證部

如末羅王經云人問世尊何等為父母力佛言謂受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為父母力又增一阿舍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

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卧具病瘦醫藥即於
肩上放屎溺溺猶不能得報恩當知父母恩重施肩之
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又地獄經云為人弟子說
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若得好
食美果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墮餓鬼中後生為
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鉞地獄後生毒蛇中若
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為人褻吃又薩
婆多論云寧破塔壞像不說他麤罪若說則破法身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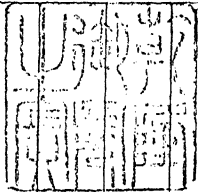
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說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
應參師進止若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塊艸木以為記
驗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
或和尚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地
獄名為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焦
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鐵嘴常噉舌根若從他聞一
四句偈於各千劫取彼和尚阿闍梨等荷擔肩上或時
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

師近佛諸菩薩施者得大果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鶴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覩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鶴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四

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陀洹飯須陀洹百萬人不如飯一斯陀含飯斯陀含千萬人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含一億人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人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十億人不如飯一佛舉願求佛欲濟衆生也飯善人福最大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又禱

寶藏經云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
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
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以彼
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有蟲
鳥揃穀穗處瞋恚惱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鸚鵡爾時
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
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盲父母願以
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

爾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
時田主者舍利弗是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
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法苑珠林卷六十一